

河 南 郭 象 注
有 四 華 法 師 成 古 共 疏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

疏姓彭名陽字則陽魯人游事諸侯後入楚欲事楚文王

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

疏姓夷名節楚臣也則陽欲事於楚故因夷節稱言於王王既貴重故猶未之見也

○夷節所進未遂故罷朝而歸家

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疏王果楚之賢大夫也譚猶稱說也本亦有作言談字者前因夷節未得見王後說王果莫其談薦也

王果莫其談薦也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

疏若如也公閱休隱者之號也王果賢人

嫌彭陽貪榮情遠故威稱隱者以抑其進趨之心也

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

疏奚何也既稱公閱休言已不知故問何為廢聞所以

曰冬則揭簷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于宅也

注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趨

疏揭刺也樊傍也亦茂林也隆冬刺簷於江渚以適遙感夏歸休偃茂林而取適既無環廡故指山傍而為舍此略陳閱休之事迹也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顯實乎富貴之地

注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之任知以干上也

疏顯實猶迷沒也言夷節交游堅固意在榮華顯倒迷感情貪富貴實無真德而有俗知不能虛淡以從神而好任知以干上數數如此猶自不能況我守愚若為堪薦此是王果謙遜之辭也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注荀遠故德薄而名消

疏消毀損也言則陽德我談已於王者此適可敗壞名行必不益於感德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注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德

疏夫遺凍之人得衣則暖被暘之者遇水便活乃待陽和以解凍須寒風以收暘雖乘人事實順天時履道達人體無近惠不進彭陽其義亦爾

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疏儀形有南面之尊威嚴據千乘之貴赫怒行毒猶如暴虎戮辱蒼生必無赦宥自非大佞之人不堪任使若履正懷德之士誰能屈撓心志而事之乎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

注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

疏御寇居鄭老萊在楚妻事窮窶而樂在其內賢士尚然況乎真聖斯志貧也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注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
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

疏韜光為窮顯迹為達哀公德友於尼父
軒轅滕步於廣成斯皆道在則尊不拘品

命故能使萬乘之王五等之君化其高貴
之心而為卑下之行也

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

注不以為物自苦

疏同塵涉事與物無私所造皆適故未嘗
不樂也

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

注通彼人不喪我

疏混迹人間而無滯塞雖復通物而不喪
我動不傷寂而常守於其真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注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

疏蔭庇群生冥同蒼昊中和之道各得其
心滿腹而歸豈勞言教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注望其風而靡之

疏和光同塵斯並立也各反其真斯人化
也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

注使彼父子各歸其所

疏雖復混同貴賤而倫序無虧故父子君
臣各居其位無相參冒不亦宜乎

而一間其所施

注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

疏所有施惠與四時合序未嘗不間暇從
容動靜不二

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

疏聖人之用心其如上說是以知其清高
深遠也

故曰待公閱休

注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
鎮其動心也

疏此總結也

聖人達綱繆

注所謂玄通

疏綱繆結縛也夫達道聖人超然懸解體
知物境空約豈為塵網所羈閱休雖未極
乎道故但託而說之也

周盡一體矣

注無外內而皆同照

疏夫智周萬物窮理盡性物我不二故混
同一體也

而不知其然性也

注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

疏能所相應境智冥合不知所以莫辨其
所然故與真性符會

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

注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
天然也

疏反夫真根復於本命雖復搖動順物而
作動靜無心合於天地故師於二儀也

人則從而命之也

注此非赴名而高其迹師性而動其迹自
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

疏命名也合道聖人本元名字為有清塵

可慕故人從後而名之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注任知其行則憂患相繼

疏任知為物憂患斯生心靈易奪所行無

幾攀緣念慮寧有住時假令神禹無奈何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

也

注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

豈知鑑而鑑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

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

人與之名

疏鑑鏡也告語也夫生明照照物無私人

愛慕之故名為鏡若人不相告語明鏡本

亦無名此起譬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

也終無已

注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

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

知則有時而廢也

疏已止也夫鏡之照物義在無情不問怨

親照恒平等若不聞而不知鏡亦不照既

有聞知鏡能照之斯則事涉聞奪有時休

廢矣焉能久照乎只為礙照無窮故為人

之所喜好也

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注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

疏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率乎造

物既非矯性所以無窮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

人也

注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

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

疏聖人澤被蒼生恩流萬代物荷其德人

與之名更相告語嘉號斯起不若然者豈

有聖名乎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

也終無已

注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

能無已若愛之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也

疏夫聖德遐曠接物無私亭毒群生芻狗

百姓豈待知聞而後愛之哉只為慈救無

偏故德無窮已此合論也

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注性之所安故能久

疏安定也夫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故無心於動靜也故能疾雷破山而恒

定大風振海而不驚斯率其真性者也若

矯性偽情則有時而動矣故王弼云不性

其情焉能久行其企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

注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

疏國都諭其真性也夫少失本邦流離他

邑飯望桑梓暢然喜歡况喪道日淹遂末

來久今既還原反本故曰暢然

雖使丘陵草木之緜

注緜合也

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

注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况體其

性也

疏緜合也舊國舊都荒廢日久丘陵險陋

草木叢生入中相訪十人識九見所曾見
聞所曾聞懷生之情暢然歡樂况喪道日
久流没生死忽然反本會彼其原皈其重
玄之鄉見其至道之境其為樂也豈易言
乎

以十仞之臺懸衆間者也

注衆之所習雖危猶間况聖人之無危

疏七尺曰仞臺高七丈可謂危懸人衆數
登遂不怖懼習以性成尚自寬闊而况得
真何往不安者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注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物自
成

疏冉相氏三皇以前無為皇帝也環中之
空也言古之聖王得真空之道體環中之

妙故道順群生混成廢品

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

注忽然與之俱往

疏無始無過去無終無未來也無幾無時
無見在也體化合變與物俱往故無三時

也

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注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
也

疏順於日新與物俱化者動而常寂故疑

寂一道疑然不化

閻嘗舍之

注言夫為者何不試舍其所為之乎

疏閻何也言體空之人冥於造物千變萬
化而與化俱往曷常暫相捨離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

注唯無所師乃得師天

疏師者做做之名天者自然之謂夫大塊
造物率性而動若有心師學則乘於自然
故不得也

與物皆徇其以為事也若之何

注雖師天猶未免於徇奚足事哉師天猶
不足稱事况又不師邪

疏徇者逐也求也夫有心做做造化而與
物俱往者此不率其本性也奚足以為修

其事業乎尚有所求故是徇也夫師猶有
稱徇况捨已逐物其如之何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
有物

疏夫得中聖人達於至理故能人天雙遣

物我兩忘既曰無終何嘗有始率性合道
不復師天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
也若之何

注都無乃冥合

疏替廢也埋塞也混同人事與世並行接
物隨時曾無廢闕然人間否泰備經之矣

而未嘗埋塞所遇斯通無心師學自然合
道如何做做方欲契真固不可也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為之傳之

注委之百官而不與焉

疏姓門名尹且言門尹官號也姓登名恆
殷湯聖人忘懷順物故得良臣御事既為
師傳玄默端拱而不為也

從師而不圓

注任其自聚非圓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

疏從任也圓聚也虛淡無為委任師傅終不積聚而為已功

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

注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然也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已

疏良臣受委隨物而成推功司御名不在已

之名羸法得其兩見

注名法者已過之迹耳非適足也故曰羸然無心者寄治於群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

疏羸然無心也見顯也成物之名聖迹之法並是師傅而不與焉故名法二事俱顯於彼羸然閑放功成弗居也

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

注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

疏傳輔也盡絕也孔丘聖人忘懷絕慮故能開化群品精稟自然若蘊纖芥有心豈能坐忘應感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

注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也

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

疏容成古之聖王也歲日者時序之名耳為計於時日故有生死死無矣故歲日除焉

無內無外

注無彼我則無內外也

疏內我也外物也為計死生故有內外歲日既遺物我何施

魏瑩與田侯年約田侯年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

疏瑩魏惠王名也田侯即齊威王也名年桓公之子田恒之後故曰田侯齊魏二國約誓立盟不相征伐盟後未幾威王背之故魏侯嗔怒將使人刺而殺之其盟在齊威二十六年魏惠八年

疏將軍孫衍請專命受錢率領甲卒二十萬人攻其齊城必當獲勝於是虜掠百姓羈係牛馬緒勳酬賞分布軍人也

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

疏犀首官號也如今虎賁之類公家之孫名衍為此官也諸侯之國華車萬乘故謂之君也匹夫者謂無官職夫妻相匹偶也

從讎猶報讎也夫君人者一怒則伏尸流血今乃令匹夫行刺單使報讎非萬乘之事故可羞

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

疏將軍孫衍請專命受錢率領甲卒二十萬人攻其齊城必當獲勝於是虜掠百姓羈係牛馬緒勳酬賞分布軍人也

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揆其背折其脊

疏姓田名忌齊將也扶折擊也國破人亡而懷恚怒故熱氣蘊於心癰疽發於背也國既傾拔獲其主將於是擊扶其背打折腰脊旋師獻凱不亦快乎

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

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疏季姓也昔者古之稱魏之賢臣也胥靡徒役人也夫子懷道不用征伐聞犀首請

兵羞而進諫夫七丈之城用功非少城就成矣無事壞之此乃徒役之人濫遭辛苦

此起譬也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

疏干戈靜息已經七年偃武修文王者洪基犀首方為禍亂不可聽從

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

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疏華姓子有德稱亦魏之賢臣也善巧言伐齊者謂興動干戈故是禍亂之人此公

孫衍也善言勿伐者意在王之洪基勝於敵國有所解望故是亂人斯季子也謂伐與不伐亂人者未能忘言行道猶以是非為心故亦未勉於亂人此華子自道之辭也

君曰然則若何

疏華子遺蕩既深王不測其所以故問言旨意趣如何

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疏夫道清虛淡漢物我兼忘故勸求之庶

其寡欲必能履道爭奪自消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

疏戴晉人梁之賢者也姓戴字晉人惠施

聞華子之清言猶恐魏王之未悟故引戴

晉庶解所疑

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

注蝸至微而有兩角

疏蝸者蟲名有類小螺也俗謂之黃犢亦謂之蝸牛有四角君知之不曰然魏王答

云我識之矣

十一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

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遂

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注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

矣

疏蝸之兩角二國存焉蠻氏頗相戰爭殺

傷既其不少進退亦復濬時此起譬

君曰噫其虛言與

疏所言奇譎不近人情故發噫歎疑其不

實也

曰臣請為君實之

疏必謂虛言請陳實錄

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

疏君以意則四方上下有極不斯理物又

質魏侯

君曰无窮

疏魏侯答云上下四方竟無窮已

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

注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

若存若亡乎

十二

疏人迹所接為通達也存有也亡無也遊

心無極之中又比九州之內語其大小可

謂如有無也

君曰然

注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

有若無也

疏然猶如此也謂所陳之語諫不虛也

曰通達之中有魏

疏謂魏國在四海之中

於魏中有梁

疏昔在河東國號為魏魏為強秦所逼徙

都於梁梁從魏而有故曰魏中有梁也

於梁中有王王與廢氏有辨乎

疏辯別也王之一國別於六合欲論大小

如有如無與彼廢氏有何差異此合譬也

君曰无辯

注王與廢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

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

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梁梁中

之王而足爭哉

疏自悟已之所爭與蝸角無別也

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

注自悼所爭者細

疏惘然悵悵貌也晉人言畢辭出而行君

覺已非惘然悵悵快心之悼矣恍然如失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

之疏聖人謂堯舜也晉人所談其理宏博堯

舜之行不足以當

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劔首者呬而

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

前譬猶一呬也

注曾不足聞

疏嗚大聲呬小聲也夫吹竹管聲猶嗚大

若吹劔聲則微小唐堯俗中所譽若於

晉人之前盛談斯道者亦何異乎吹劔呬

聲曾無足可聞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

疏蟻丘丘名也漿賣漿水之家也仲尼適

楚而為聘使路傍舍息於賣漿水之家其

家住在丘下故以丘為名也

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穢穢何

為者邪

疏極高也總總象聚也孔一應聘門徒甚

多早馬威議驚異常故聚家鄰舍男女群

聚共登堂觀視仲尼子路不識是以怪

問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疏古者鄙人君子均號聖人故孔子名宜

僚為聖人也言臣妾登極聚來多者是市

南宜僚之僕隸也

是自埋於民

注與民同

自藏於畔

注進不榮華退不枯槁

疏混迹泥滓同塵氓俗不顯其德故自埋

於民也進不榮華退不枯槁隱顯出處之

際故自藏於畔也

其聲銷

注損其名也

其志无窮

注規是生也

疏聲名也消滅也一榮辱故毀滅其名冥

至道故以心無極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注所言者皆世言

疏口應人間心恒凝寂故不言而言言未嘗言

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

注心與世異

疏道與俗反固違於世虛心无累不與物同此心迹俱異也

是陸沈者也

注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

疏寂寥虛淡譬無水而沈謂陸沈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

疏姓熊字宜僚居於市南故謂之市南宜僚也

子路請往召之

疏由聞宜僚陸沈賢士請往就舍召之

孔子曰已矣

疏已止也彼必不來幸止勿喚

彼知丘之著於已也

注著明也

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

彼且以丘為佞人也

疏彼宜僚也著明也知丘明識宜僚是陸沈賢士又知道楚必向楚王薦召之如是則用丘為諂佞之人也

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

其身乎

疏陸沈之人率性誠直其於邪佞耻聞其言况自視其形良非所願

而何以為存

注不如舍之以從其志

疏而汝也存在也匿影消聲久當逃避汝

何為召謂其猶在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注果逃去也

疏仲由無監不用師言遂往其家庶觀盛

德而辭聘情切宜僚已逃其屋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齒莽治民

焉勿滅裂

注齒莽滅裂輕脫未略不盡其分

疏長梧地名其地有長樹之梧因以名焉

封人也即此地守疆之人子牢孔子弟子

姓琴宋卿也為政行化也治民宰制也齒

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夫民為邦本本

固則邦寧唯當用意養人亦不可輕爾播

擾封人有道故戒子牢

昔子為禾耕而齒莽之則其實亦齒莽而報

子甚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

疏為禾猶種禾也甚拔草也耕地不深鋤

治不熟至秋收時嘉實不多皆由疎略故

致斯報也

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獲之

注功盡其分無為之至

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飡

疏變改也耕治也獲甚也去歲為田亟遭

飢餒今年藝植改法深耕耕墾既深鋤耨

而熟於是禾苗繁茂子實滋榮寬歲足飡

故其宜矣

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

封人之所謂

疏今世之人澆浮輕薄馳情欲境倦而不

休至於治理心形例如封人所謂莊周聞此因而論之

遯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

注夫遯離滅亡以衆為之所致也若各至其極則何患也

疏逃自然之理散淳和之性滅真實之情

失養神之道者皆以徇逐分外多滯有為故也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

注萑葦害黍稷欲惡傷正性

疏萑葦蘆也夫欲惡之心多為杖孽萑葦

害黍稷欲惡傷真性皆由鹵莽浮偽故致其然也

兼葭始萌以扶吾形

注扶疎則神氣暢

疏兼葭亦蘆也夫穢草初萌尚易除剪及

扶疎盛茂必害黍稷亦猶欲心初萌尚易

止息及其昏溺戒之在微故老子云其未非易謀也

尋擢吾性

注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

疏尋引也擢拔也以欲惡之事誘引其心遂使拔擢真性不止於當也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注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

疏潰漏人冷瘡也漂疽熱毒腫也癰亦疽

之類也溲膏溺精也耽滯物境沒溺聲色故致精神昏亂形氣虛羸衆病發動不擇

處所也

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

疏相姓矩名懷道之士老子門人也請遊行宇內觀風化察物情也

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疏老子止之不許其往言天下物情與此

處無別也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

疏鄭重殷勤所請不已方問行李欲先往何邦

曰始於齊

疏相矩魯人與齊相近齊人無道欲先行也

至齊見事人馬推而彊之解朝服而暮之

疏游行至齊以觀風化忽見罪人刑戮而

死於是推而彊之令其正卧解取朝服暮而覆之

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

先難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注殺人大災謂自以下事大災既有則

雖戒以莫為其可得已乎

疏難罪也災禍也號叫上天哀而大哭慙

其枉濫故重曰子乎為盜殺人世間大禍子獨何罪先此遭罹大菑之條具列於下

又解所謂事人則朝士是也言其彊相推

讓以被朝服重為羅網以羅黎元故告天

哭之明菑由斯起預張之網列在下文

榮辱立然後觀所病

注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改其所謂榮矣

奔馳乎本歧之間非病如何

疏軒冕為榮戮耻為辱奔馳取捨非病如何

貨財聚然後觀所爭

注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

疏珍寶彌積馳競斯起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手

注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

疏賞之以軒冕玩之以珠璣遂便辟品奔馳困而不止欲令各安本分其可得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

注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

疏推功於物故以得在民受國不祥故以失在己

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

注君莫之枉則民自正

疏無為任物正在民也引過責躬枉在己也

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注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

疏夫人受氣不同稟分斯異令各任其能則物皆自得若有一物失所虧其形性者則引過歸己退而責躬昔般湯自剪是也

今則不然

疏步履殊時澆淳異世故今之馳物者則不復如此也

匿為物而愚不識

注返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為物所顯

則皆識

疏所作憲章皆反物性藏匿罪名愚妄不識故罪名者來也

大為難而罪不敢

注為物所易則皆敢

疏法既難定行之不易故決定運者斯罪之也

重為任而罰不勝

注輕其所任則皆勝

遠其塗而誅不至

注適其足力則皆至

疏力微事重而責其不勝路遠期促而罰其後至皆不可也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

注將以避誅罰也

疏智力竭盡不免誅罰懼罰情急故繼之以偽

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

注主日興偽士民何以得其真乎

疏譎偽之風日日出偽來如草於何得真

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注當責上也

疏夫知力窮竭譎偽必生賦歛益急貪盜斯起皆由主上無德法令濫彰未能忘愛釋私不貴珍寶當責在上豈罪下民乎

遵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注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故也

疏姓遵名瓊字伯玉衛之賢大夫也盛德

高明照達空理故能與日俱新隨年變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

注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

疏初履之年謂之為是年既終謝謂之為非一歲之中而是非常出故始時之是終

訕為非也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注物情之變未始有極

疏故變為新以新為是故已謝矣以故為非然則去年之非於今成是今年之是來

歲為非是知執是執非滯新執故者倒置之流也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遠環達之

故隨物化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

門

注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

生亡其出者為能觀其門而測其根也

疏隨變而生生無根原任化而出生無門

戶既曰無根無門故知無生無出生無

門理其如此何為歲之可像乎

人皆專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注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

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恃物以知而自專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

何

疏所知者俗知也所不知者真知也流俗

之人皆專重分別知之銳情取捨而莫能

類其分別之智以照真原可謂大疑惑之

人也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

注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

疏已止也夫銳情取捨不如休止必遭禍

患無處逃形

此所謂然與然乎

注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疏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彼我相對執

是孰非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弑伯常騫穉章

疏太史官號也下三人皆史官之姓名也

所問之事次列下文

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

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

疏畢大網也弋繩繫箭而射也庸根之君

淫聲嗜酒捕獵禽獸不聽國政會盟交際

不赴諸侯汝等史官應須定謚無道如此

何為謚靈

大弑曰是因是也

注靈即是無道之謚也

疏依周公謚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即無道

之謚也此是因其無道謚之曰靈故曰是

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澁而浴

注男女同浴此無禮也

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注以鮪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

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為肅賢也幣

者奉御之物

疏監浴器也姓史字魚衛之賢大夫也幣

帛也又謚法德之精明曰靈男女同浴使

賢人進御公見史魚良臣深懷愧悚遣人
搏捉帶帛令扶將羽翼慰而送之使不終
其禮敬賢如此便是明君故謚為靈靈則
有道之謚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
所以為靈公也

注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不可謂
善故仲尼問焉

疏男女同浴嬌慢之甚忽見賢人頓懷肅
敬用為有道故謚靈也

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
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擲焉洗而視之
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
之為靈也久矣

注于謂謝贖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汝
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
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
得為而愚者以為之在已不亦妄乎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注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

自然也

疏沙丘地名也在盟津河北子嗣贖也欲
明人之名謚皆定於未兆非關物情而有
升降故沙丘石擲先有其銘豈偏嗣贖方
能奪墓史與常審詎能識邪

不知問於太公調

疏智照狹劣謂之少知太大也公正也道
德廣大公正無私復能調順群物故謂之
太公調假設立人以論道理

曰何謂丘里之言

疏古者十家為丘二十家為里鄉閭丘里
風俗不同故假問答以辯之也
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
也

疏采其十姓取其百名合而論之以為風
俗也

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
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
也

疏如乘丘里之言以為風俗斯合異以為

同也一人設教隨方順物斯散同以為異
也亦猶指馬百體頭尾腰脊無復是馬此
散同以為異也而係於前見有馬此合異
以為同也

是故丘山積早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
人合弁而為公

注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

疏積土石以成丘山聚細流以成江海亦
猶聖人無心隨物施教故能并合八方均
一天下華夷共履遐邇無私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

疏自從也謂聖人之教從外以入從中而
出隨順物情故居主竟無所執也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注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
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
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
萬物而美群異也

疏由亦從也謂萬物然黎各有正性率心
而出稟受皇風既合物情故順而不距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注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

疏賜與也夫春暄夏暑秋涼冬寒稟之自然故歲叙成立若由天與之則有時而廢矣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注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

疏五官謂古者法五行置官也春官秋官各有司職君王玄默委任無私故致宇內清夷國家寧泰也

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

注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

疏文相武將量才授職各任其能非聖與也無私於物故道德圓備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

疏夫群物不同率性差異或巢居穴處走地飛空而亭之毒之威能自濟物各得理

故無功也

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注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疏功歸於物故為無為不執此無而無不為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

注故無心者斯順

疏時謂四叙遞代循環世謂人事遷貿不定

禍福淳淳

注流行反覆

疏淳淳流行貌夫天時寒暑流謝不常人情禍福何能久定故老子經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

注於此為戾於彼或以為宜

疏拂戾也夫物情向背蓋無定準故於此乖戾者或於彼為宜是以達道之人不執逆順也

自拘殊面

注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

疏拘逐也面向也夫彼此是非紛然固執故各逐已見而所向不同也

有所正者有所差

注正於此者或差於彼

疏於此為正定者或於彼差邪此明物情顛倒殊向而然也

比于大澤百材皆度

注無棄材也

疏比譬也度量也夫廣大卑澤林籟極多隨材量用必無棄擲大人取物其義亦然觀乎大山水石同壇

注合異以為同也

疏壇基也石有巨小木有粗細共聚太山而為基本此合異以為同也

此之謂丘里之言

注言於兵里則天下可知

疏總結前義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

疏以道為名名道於理謂不足乎欲明至

道無名故發斯問

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注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况無數之數謂道而足邪

疏期限也號語也夫有形之物物乃無窮今世人語之限曰萬物者此舉其大經為言也亦猶虛道妙理本自無名據其功用彊名為道名於理未足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

注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彊字之曰道疏天覆地載陰陽生育故形氣之中最大者也天道能通萬物亭毒蒼生施化無私故謂之公也

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

注所謂道可道也疏大通有物生化群品語其始本實曰無名因其功號讀亦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注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邪

疏因其功用已有道名不得將此有名比於無名之理以斯比擬去之迢遞

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注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

疏夫獨以狗馬一獸語而相比者非直大小有殊亦乃貴賤斯別也今以有名之道比無名之理者非直粗妙不同亦深淺斯異故不及遠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注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疏六合之內天地之間萬物動植從何生起少知發問欲辨其原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注言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疏夫三光相照二儀相蓋風雨相治炎涼

相代春夏相生秋冬相殺豈關情慮物理自然也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注凡此事故云為趨合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

疏矯起貌也庸常也順則就而欲逆則惡而去言物在陰陽造化之中蘊斯情慮開杜交合以此為常也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疏夫逢泰則安遇否則危危則為禍安則為福緩者為毒急者為夭散則為死聚則為生凡此數事出乎造物相摩而成其猶四叙變易運實豈關情慮哉

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注過此已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

疏誌記也夫陰陽之內天地之間為實有名故可綱可紀假令精微猶可言記至於重玄妙理超絕形名故不可以言像求也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

物之所有

注皆物之所有自然而耳非無能有之也

疏夫四叙循環更相治理五行運動遞相驅役物極則反終而復始物之所有理盡於斯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注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

疏夫真理玄妙絕於言知若以言詮辯運知思想道可極於有物而已固未能造於

玄玄之境

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

注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

此議之所止

注極於自爾故無所議

疏觀見也隨逐也夫見道之人玄悟之士

疑神物表寂照環中體萬境皆玄四生非

有豈復留情物物而推逐發起之所由乎所謂之言語道斷議論休止者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

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注季真曰道莫為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

疏季真接子並齊之賢人俱遊稷下故託二賢明於理莫無也或為也季真以無為

為道接子謂道有為使物之功各執一家未為通論今少知問此以定臧否於素情

妙理誰正誰偏者也

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

為

注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

疏夫目見耳聞雞鳴狗吠出乎造化愚智

同知故雖大聖至知不能用意測其所為不能用言道其所以自然鳴吠豈道使之

然是知接子之言於理未當

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

注皆不為而自爾

疏假令精微之物無有倫緒粗大之物不

可圍量用此道理推而析之未有一法非

自然獨化者也

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注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

疏不合於道故未免於物各滯一邊故本為過患也

或使則實

注實自使之

疏滯有為也

莫為則虛

注無使之也

疏溺無故也

有名有實是物之居

注指名實之所在

无名无實在物之虛

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

疏夫情苟滯於有則所在皆物也情苟尚無則所在皆虛也是知有無在心不在乎境

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注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詮可以意察者去道彌疏遠也故當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未生不可忌

注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三十七

已死不可阻

注忽然自死吾不能違

疏忌禁也阻礙也突然而生不可禁忌忽然而死有何礙阻唯當隨感任化所在而

安字亦有作沮者怨也處順而死故不怨也

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

注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疏勞息聚散近在一身其理窈冥愚人不見

見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注此二者世所至疑也

疏有無二執非達者之心疑惑之人情偏乃為議論之也

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來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

注物理無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

疏本過去也末未來也過去已往生化無窮莫測根原焉可意致假令感談無有既其偏滯未免於物故與物同於一理也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注恒不為而自使然也

疏本猶始各執一邊以為根本者猶未免於本末也故與有物同於始斯離於物也

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注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

疏夫至道不絕非有非無故執有執無二俱不可也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注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

疏道大無名彊名曰道假此名教動而行之也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

注舉一隅便可知

疏胡何也方道也或使莫為未階虛妙斯乃俗中一物偏曲之人何足以造重玄語乎大道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注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注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

疏足圓偏也不足偏滯也苟能忘言會理故曰言未嘗言盡合玄道也如其執言不能契理既乖虛通之道故盡是滯礙之物也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

注天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

疏道物極處非道非物故言默不能盡載

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注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議之也

疏默非默議非議唯當索之於四句之外

而後造於衆妙之門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七

四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八

尺三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疏域心執固謂必然也夫人間事物參差萬緒惟安大順則所在虛通若其逆物執情必遭禍害

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

註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

疏龍逢比干外篇已解箕子殷紂之庶叔也忠諫不從懼紂之害所以徃狂亦終不免殺戮惡來紂之佞臣畢志從紂所以俱亡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

流于江長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註精誠之至

疏碧玉也子胥長弘外篇已釋而言流江者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袋為鴟鳥之形盛伍員屍浮之江水故云流于江

長弘遭谿被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谿遂刺腸而死蜀人感之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乃精誠之至也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註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

疏孝已殷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至孝而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打鄰乎死地故悲泣也夫父子天性君臣義重而至忠至孝尚有不愛不知況乎世事萬塗而可必固者唯當忠懷物我適可全身遠害

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

疏夫木生大火剋金五行之氣自然之理故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金燦是以誠

心執固而必於外物者燦滅之敗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手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註所謂錯行

疏水中有火電也乃焚大槐霹靂也陰陽